

**Small and Short-lived:
The Little Theatre, Coffee Shops and Theatre History**

Jia-luan CHIN

小又短命：1990年代小劇場與咖啡空間

秦嘉嫻*

*秦嘉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聯絡方式：jchin@mail.ncku.edu.tw。

投稿日期：2020年7月3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8月17日。

摘要

本論文嘗試展開1990年代臺北小劇場的咖啡空間研究，以期啓動經典劇場史、空間使用以及人物活動之間的差異化思考過程。全文分成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突顯咖啡館空間的小型商業特性，以小、存在短暫、面對面消費這三項來分析小劇場與咖啡館相互呼應的特質，論證短暫的聚集和不斷對話是這份關係的核心。第二部分以1990年代的臺北咖啡館演出為案例，論述咖啡小劇場往前得以承繼1980年代傳統小劇場論述所關注的政治威權、社會禁忌，抑或意象拼貼等舊有問題意識；往後也足以邁向21世紀聚集、參與、社區、城市等更為根本，甚至過往習而不察的場域精神問題。於是，貌似失敗的短命，反而跳出對體制的長期依賴，維繫了咖啡館與小劇場在臺灣歷史中，以親密又騷動的精神持續浮現。

關鍵詞：小劇場、咖啡館、小型商業、臺灣渥克咖啡劇場

Abstract

The paper tries to enact a close reading of the little theatre at small coffee shops in an attempt to derive a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upon the classical theatre history reading, the use of space and the activities of artists. It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foregrounds how coffee shops function as a small business, by analyzing three mutual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short-lived, and face-to-face consumption, to demonstrate that short-term gathering and continuous dialogue are the core of this relationship.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performance cases at coffee shops of the 1990s, in order to show how the coffee shops inherits the classical discourse of the Little Theatre as a political movement or a social taboo breaker in the 1980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et on a traject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performing towards a more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gathering,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or city. As a result, although seemingly fai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short-lived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little theatres to escape the dependence on the art production system, and to maintain the cafe and small theater in Taiwan's history continued to emerge dialogues in a spirit of disobedience.

Keywords: The Little Theatre, Coffee shops, Small businesses, Taiwan Walker Coffee Theatre

本文試圖討論1990年代臺北小劇場的轉型以及當代價值，將以小型咖啡館為空間座標，來探討小劇場精神轉變，以及它們與在地的關係。除了慣用的政治變遷，筆者試圖移往咖啡館，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小劇場的叛逆精神，並期待與臺灣劇場研究者已累積的豐碩成果對話。選擇咖啡館，在於它並不是特別為作品呈現而建造的空間，而是真實世界並符合本文想強調的社會公共空間。這種真實空間對劇場的提醒，成為本文思考劇場在地價值的重要面向。

在小劇場研究中，自由、不重視語言文字、拆解經典，是常常出現的描述辭彙。小劇場被認為是「沒有票房的負擔，可以盡情地做實驗性的演出」（馬森1984/07/12），特別是鍾明德（2018:122）所論述的第二代小劇場作品中，它最大的美學特質就是後現代意象，「取代了話劇或實驗劇的文學劇場傳統，質疑了情節、角色的虛構性和宰制功能」。如此不重視語言或廢棄語言，尊敬經典的姚一葦幾乎帶著痛苦地疑惑描述這些作品：「於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偉大文化遺產，被他們撕裂、搗碎、肢解、血肉模糊、面目無存」（姚一葦1994: 10）。儘管沒有負擔、什麼都可以忽略，但仍須有一個空間、一個場所，「小劇場」才可能發生。若非刻意梳理空間歷史，這些與演出相輔相成的場域幾乎已消失在當代劇場的各種抵拒論述研究中。例如河左岸《星之暗湧》（1991）演出是在師大路「臺北尊嚴」；環墟《歡樂無限皮膚癌》（1992）以及臨界點《一個少尉軍官和他的四十二道金牌》（1993）則是在羅斯福路「發條橘子」；走進羅斯福路巷子裡的“a8”曾有過莎妹《一桌二椅》（1998）；或者另一端的「甜蜜蜜」，連續演出了魏瑛娟與阮文萍早期的合作《隆鼻失敗的YY作品1、2號》（1993）；「甜蜜蜜」不久即改為渥克劇場營運，更是邀集南北各地的小劇團或個人創作者，連辦數年「四流巨星藝術節」（1995-1997）。

換言之，在叛逆已成典範的臺灣劇場史論述中，總是凸顯小劇場在面對大型資本與政府權力，對政治威權的叛逆與抗議的力量。然而，這種對立的討論，無可避免地忽略了其他內容與形式，造成1990年代劇場史僅存政治抗議演出的印象，進而使得小劇場論述後繼乏力。周慧玲在世紀交疊之初，已指出當反抗體制已成爲1980之後小劇場論述普遍認知的詞彙，

「整個劇場論述的最大激情也都集中於抵制戒嚴對臺灣社會文化歷史的創傷」（周慧玲2002: 21）。那麼當政治威權已解除，要繼續抵制什麼？換言之，縱使過往研究者從未輕忽空間的重要性，但小劇場的研究典範往往著重政治議題，造成了論述甚至創作本身，也乏力的缺憾。或許是出於對典範的尊敬，或我們慣於採用易上手的論述，但這阻絕了其他資訊被進一步提出、接納，使得劇場史的意義與開發，缺乏不同角度的異質聲音。

因此，本文以咖啡館為主角，藉由小型企業與小劇場的比較，試圖從空間的具體位置，考掘臺灣本地報刊、節目單或論壇等資料，以勾勒1990年代臺北小劇場的時代感受，也為21世紀的臺灣小劇場追溯前人的歷史身影。意即，本文力圖彰顯小劇場一心要展示不順從的精神，但循著咖啡館而來的追溯，所欲激盪的不僅僅是各種角度的劇場史閱讀模式，更是一條以空間為介質、以多方對話為方法的共作歷史視野。

一、小咖啡館與大商場的對視

對於劇場空間的轉變，李世明（1996: 79）在1990年代末曾分為三期：第一是舊瓶新酒時期（1979-1984），主要代表場地是中山堂、國立藝術館、國父紀念館；第二是新瓶時期（1985-1987），主要代表場地是國家歌劇院、關係企業展演場地、市立美術館、地方文化中心；第三是破瓶時期（1988-?），主要代表場地是露天、街頭或特定事件地點。顯而易見地，在上述的空間分類中，是以制式劇場空間的落成為節點，類似「甜蜜蜜」的咖啡館當然難以被納入劇場空間。的確，相對於當時歷史悠久的南海路藝術館、轟轟烈烈落成的兩廳院，隨著文化建設而起的「地方文化中心」，甚至專業學院形象鮮明的北藝大表演藝術中心，咖啡館這類私人商業場所雖不在上述分類中，反而更能顯現其異於制式劇場空間，也異於官方主導的特徵。

回顧學界針對非制式劇場空間的討論，則會發現這類非制式空間研究大致可歸納為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以公共藝術為中心，穿插著「環境劇場」、「替代空間」、「特定場域」等關鍵字，而研究案例包括室外街道、廣場，或者室內的茶館、酒吧、電影院。大致上，本文在劇場研究上

繼承了這類論述。只不過，在1990年代之後，以公共空間或另類空間為主題的創作或論文，多以社區或古蹟展演為案例，如1990年代的新竹玉米田在東門城、臺南華燈在安平古堡，或者2012年新北市環境藝術節，皆訴諸在地歷史文化的追尋或結合，以應用劇場或社區劇场的理念為主軸。

學界對於公共空間的另一個研究方向是結合社會地理學。而若從此方向切入，更能凸顯本文想強調的社會公共空間。咖啡館不是「閒置空間」，也不是如同歷史建築被當作劇場使用，演出時才有人進入。無論當天是否有戲上演，人們皆可進入咖啡館購買一杯咖啡，它是每天皆可來往停留的消費場所。在1980年代一系列的論文中，夏鑄九將臺灣放在國際政治經濟再結構過程中思考，在臺北尋找著與歐洲公共空間類似的場所，因此批評「臺北市文化中心購物休閒中心做為臺灣社會急劇轉變中新浮現的公共建築新類型，是近年浮現的大型零售店的偽公共化」（夏鑄九1995: 96），而廟埕、亭仔腳等傳統空間被認為最具有公共性，譬如街頭運動與小劇場的結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例子。邁入1990年代，前衛文化刊物《破報》及《島嶼邊緣》，則以一種充滿另類文化的多元聲音，串聯勞工運動、性別、音樂、劇評等報導，讓劇場創作隨這些刊物與各式新興社會議題不斷對話並發酵。同時，王志弘等持續在公共性的基礎上，多方引用哈維（David Harvey）及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注意到違建或社會運動等非正式文化地景，進而注意到1990年代私人文化空間產生變化：「兼容書店、餐飲、思想交流、音樂表演的咖啡廳或複合式空間〔…〕開始現身於一般巷弄；經營者往往租用老舊公寓，為獨立藝文創作者及閱聽眾提供交流場域」（王志弘、高郁婷2019: 10）。

上述兩類方向，為了揭示藝術在非制式空間的共享參與特質，皆或隱或顯地將商業化與公共性對立，批評大型商業活動誤用了公共空間。或者，無法脫離小劇場是依附政治轉變而生的論述，輕忽了小劇場的自主活潑，借用王威智所言「這種抵拒敘事乃仰賴戒嚴體制才得以成形亦是事實〔…〕一方面過於輕易在戒嚴與小劇場運動之間建立因果關係，另一方面似乎暗指創作者在抵制敘事中對自身處境缺乏能動性」（王威智2010: 125）。為了能凸顯劇場創作者的能動力，那些為獨立藝文創作者及閱聽

眾所提供的小型消費空間便成為本文重點，試圖在大型購物中心及戒嚴史觀的夾縫中探求小劇場的突圍特質。換言之，若如夏鑄九所言，大型購物中心因為封閉、不讓人久坐、難以閒蕩等設計，使得消費者成為空間的俘虜，那麼本文的分析則是轉向小型咖啡店的功能——讓人們談話、交流以及演出，藉由聚焦於這些小型商業空間，亦是探析1980年代小劇場邁入1990年代，甚至21世紀的氣質轉變。

二、小、短命、面對面

本文將先分析小、存在短暫、面對面消費這三種相互呼應的特質，交織而成的臺灣咖啡館與小劇場所構成的特殊場域，期以帶入咖啡館空間的小型商業特性，具有介於大資本與個人理想之間的突圍力量。

（一）小

首先，小劇場與小咖啡館最彼此呼應的特質就是「小」。「像甜蜜蜜號稱第三代小劇場，舉辦過小劇場聯演，它小得不能再小，進去二三十個人，就快窒息了。」（徐崎青1998: 26）1996年，渥克劇團在甜蜜蜜舉辦的「四流巨星藝術節」，「總計一季（四至七月）十一個團體四十四演出場次全數賣滿，也不過兩千六百餘人次，比起大劇場每晚動輒兩千人，果然是『小』劇場」（紀慧玲1996/04/17）。

在臺灣劇場史，至少在臺北當代劇場史的論述中，能被眾研究者一致承認且持續含納新形式劇場變遷的辭彙，既不是「政治劇場」也不是「前衛劇場」、或者「實驗劇場」，而是「小」劇場。即使回顧李曼瑰於1960年成立「小劇場運動推行委員會」，馬森發表的〈小劇場終於出現了〉（1984/07/12）一文，或鍾明德、劉靜敏、何懷碩對談〈重審小劇場〉（王志誠1989/04/27）的討論，甚至王墨林等人「小劇場運動已經死了」的探討（盧健英 1991），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小」來凸顯劇場新風潮。鴻鴻在1990年代歸納小劇場具備的幾項特質時，第一點就提出小劇場是在空間上打破傳統舞臺觀念的劇場，「鑑於臺灣的專業、非專業表演場所都屬於難以更動的鏡框舞臺或演講廳形式，小劇場創作者更偏好咖啡館、舞

廳、體操館、廢棄房屋、自搭帳棚、露天中庭、或海濱山巔等『非表演場所』，徹底改變觀眾和演員的既定關係」（鴻鴻1996）。而這些場地的經營也是這樣秉持著簡陋為美的精神。每個場地都窄小而且不精緻，連一絲絲的特色都談不上，例如a8，兩個演員一站上舞臺，手臂平舉就碰牆了，根本不能跑也不能動。

在對這小、地下、廢棄的空間描述中，大部分的評論根據小劇場反體制的精神，將小劇場推入反商業化的論述之中。小劇場不應與商業活動牽連，不僅是學術論述，甚或一般評語亦依此將小劇場定型。王墨林描述的渥克咖啡劇場，其前身即吳中燁於1993年開設的「甜蜜蜜」，其空間裝置都是垃圾堆裡撿來加以利用，象徵著因被廢棄，而蘊藏著各種雜七雜八的地下文化這樣虛無的一塊空間。王墨林認為，「像『人民公社』、『公寓記事』、『甜蜜蜜』或『破爛藝術節』等，這樣自成一個論述單元的次文化生產現象，才是真正的「前衛劇場」吧？」（王墨林1994/12/31）¹如果說臺北小劇場的精神是叛逆的，那麼通過選擇非官方、非大型的正式演出場館，小劇場的確體現了它們不追求票房利潤、也不稀罕觀眾人次的精神。

然而，無法否認卻又常常被忽略的是，上述屢屢被文化界提及的各家咖啡店，充滿了叛逆生命的場所，再怎麼小，實際上仍是商業空間。同樣地，來到此咖啡館空間的小劇場，觀眾再怎麼少，也仍是一種消費形式，需要買票觀賞。當然，也不是屬於消費形式就沒有叛逆的可能。當代英美文化研究的眾多案例及理論，雖讓我們看到消費者正面、積極，甚至重新詮釋大眾商業活動的具體成果，例如費斯克（John Fiske 1989: 26-34）指出消費者的游擊活動提供了抗拒強勢權力集團的手段、莫利（David Morley 1992）看到不同位階的電視觀眾之解讀位置等等。這些研究及其影響仍多

1 林其蔚描述，1993年，學運狂飆時代已達強弩之末，吳中燁在當時耕莘文教院後方巷內租了一個店面，延用當時學運地下刊物《甜蜜蜜》（Sickly Sweet）之名，成立了「甜蜜蜜」小吃店。但小店的限定空間無法滿足吳中燁持續擴大的造形藝術版圖，迄年吳中燁與女友蘇菁菁關掉了小吃店，將甜蜜蜜時代小店裡的超現實場景轉移到戶外公共空間。關於吳中燁其人其事，例如如何以國中學歷，成為1990年代臺灣文化圈的「一則口傳神話」（林其蔚語），見林其蔚（n.d.）與游崴（2014）。

是以面對大型資本、跨國經濟或大眾媒體的消費者為主要對象，小型商業活動與消費者的互動研究相對稀少。

因此，當代一些商業管理研究，極其有趣地呈現了相對於全球化的大型企業，「小」展現了另一種商業運作邏輯，對我們思考小劇場發展特別有幫助。我們向來認為，商業行為都是不斷求新、求成長，以追求最大利潤，透過增加規模來達成的效率提高，是增加財富的關鍵。芝加哥大學赫斯特（Erik Hurst）與帕斯里（Bejamin Pugsley）卻指出，多數的小企業並不想壯大，也沒有興趣創造極大利潤：「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小企業不是為了金錢的利益而開始營業，想要更靈活運用時間、成為自己的老闆才是最常見的動機」（Hurst and Pugsley 2011: 75）。類似的現象，在全世界各地的小型商業組織中皆可見。如另一篇芬蘭的研究說明，企業成功的定義有主觀及客觀兩層次，小企業的目標往往不是員工人數或年收入的客觀增長，成功的主觀標準可能包括諸如個人滿意度和成就，對工作的自豪感以及靈活的生活方式之類的度量。因此，企業的成功不是藉由金錢利潤的增長來衡量，而是合理的生活（Reijonen 2008）。傳統的成功財務衡量標準，對於小企業而言，可能是不合適、誤導且毫無意義的。

借鏡這些聚焦於小型商業活動的論文，彷彿能稍微跳脫舊有小劇場政治論述的思維，讓我們看出尺寸大小的重要性，並辨析出小型組織的價值。在這種不是為了金錢利益而開始營業的基本出發點上，小型企業與小劇場不僅在規模上相符合，種種實踐理想、親密感、自由自在，包括批判自己的精神，也高度契合。但「小」看似佔有一席之地，實際上正因為它規模小，社會空間也小，自然就難逃短命之運。

（二）存在短暫

「甜蜜蜜」咖啡從吳中煒經營開始到結束只有一年，1995年換為臺灣渥克劇團經營，改為「渥克咖啡劇場」之後也僅續命兩年多，在1998年結束營業。充滿傳奇性的「野人咖啡」及「明星咖啡」，²演出屏風表演班初

² 咖啡文化在日治時期被引入的歷史也不可忽視，一般認為臺北最早有名氣的咖啡廳是1930年代開始營業的波麗露，此店經營方式與1950年代之後連鎖經營

期創作的「舊情綿綿」咖啡也曾經是所謂後現代建築的標誌，³以及前文所提及的「臺北尊嚴」、「發條橘子」，至今沒有任何一家仍有營業。1990年代末，社會學者高宣揚針對臺灣大學一帶咖啡店的調查，名單上包括臺灣渥克、向日葵、南疆天堂、Peters Cafe、挪威森林、羅曼、優哉悠哉以及女巫店。雖然他的觀察呼應「店主仍舊在實現理念的行動中，堅持一種非經濟利得的意義」（高宣揚2002: 177），但這族繁不及輩載的名單中，至今僅存女巫店仍營業，足見小咖啡店多麼短暫易逝。

的確，隨著城市變遷，小小的咖啡館往往只能成為文人的歷史或記憶，作為詩人的回憶中的經典藝文空間。縱使來到21世紀，翻開2010年超親密小戲節的節目單，咖啡館的數目較1990年代倍增，小地方、直走咖啡、米倉咖啡、睡不著咖啡、學校咖啡等。但這些咖啡館，沒有任何一家在2000年之前就存在。而且這短命的特色在一般的價值觀中被視為失敗案例。例如，在討論1990年代臺灣「不被主流市場接受」的演出時，林克歡以充滿瞬間破壞力的「泥沙俱下」來形容「甜蜜蜜」密切相關的數個活動：「這類涵括戲劇、舞蹈、錄像、裝置、嗓音樂隊〔…〕的綜藝演出，活似叛逆者的嘉年華會，隨興所至，為所欲為，全裸演出，強吻觀眾

的日系力代、蜜蜂咖啡屬於簡餐的同一脈絡。雖然此脈絡非本文重點，但值得注意。與本文較為相關的是戰後：野人咖啡曾出現在白先勇的《孽子》及林懷民的《禪》，地址為峨嵋街16號地下，是每每談到文人咖啡的歷史，必然追溯且不斷出現在小說或詩人的回憶中的經典藝文空間。明星咖啡從1949年開業，1989年停止營業，宣布結束營業當時，被視為臺北僅存的文學咖啡館就此畫下休止符（羅玉蓓1989/12/10）。

- 3 「舊情綿綿」正確營業年份及店址待查。目前資料顯示前後有兩家店開幕、拆掉又再建：臺北中山北路店及臺北忠孝店（或稱在仁愛路巷弄），時間約從1985年底至1986年底。當年設計師登琨艷以所謂後現代的觀念設計，在藝文界頗引領風騷。蔣勳對「舊情綿綿」的回憶是這樣的：「舊情綿綿在中山北路三段，一幢舊式的三層小洋樓。登琨艷保留了部分舊建築的牆面、結構。大膽地加入一些現代空間的元素概念。一個簡單的餐廳，樓梯轉角懸掛幾張30年代黑白的明星照片，留聲機裡反覆著周璇或白光懶洋洋的歌。」（蔣勳2004/7/30）。而在1987年1月的新聞中，已被指為違建，因為登琨艷「把二層樓打掉，全部挑空，外牆及屋頂改用玻璃搭建，導致改裝後的面積，超出法定建蔽率限制……」（林淑玲1987/1/26）。但同一年的新聞，仍描述「舊情綿綿〔…〕位於東區的店也增設一座小劇場，邀請李國修領導的屏風表演班做揭幕首演，作品為《三人行不行》，並首開風氣之先推出劇戲午夜場演出」（〈戲劇午夜場下旬開鑼〉1987/9/4）。

〔…〕既有極具創意的精緻小品，也有自我放縱的脫軌行爲：既充滿活力，又泥沙俱下，不久便沉寂下去。」（林克歡2007: 90）

這小又短命的特質，的確是「失敗」，但卻也揭示了通過行動而結合在一起的行動者彼此之間的關係。但也別忘了，小型企業衡量成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們可能認爲自己是成功的，儘管從外人看來完全不合乎成功的標準。換言之，無論經營成功或失敗，研究者們在小型企業中看到了多樣性、理想性格，以及老闆與員工互相影響決定營運、與協力廠商密切情感等（Dobbs and Hamilton 2007; Hammann, Habisch, and Pechlaner 2009; Robson and Bennett 2000）特質。而這些特質，除了在藝文、社會團體及非營利組織中特別明顯外，一些地方性的小商店與移民、少數族群的討論連結（Ram and Smallbone 2002; Tait et al. 1989），或者個人經營的旅遊及藝文產業亦可見到（Hultman and Andersson Cederholm 2010; Trasorras, Weinstein, and Abratt 2009）。由於參與者改變、組織可能消失，但也不斷有新的可能性，這就形成了一個情感奔放，充滿活力與衝勁的相聚時刻。

類似小型咖啡館的空間，既不全然是政府所劃定的公共空間，也不單純是私人空間。在其所展示的聚集網絡中，它形成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騷動邊緣，從空間使用型態到觀賞等等，一切都出現了新的可能性。短命的不羈，也使得它往前承繼傳統小劇場論述所關注的「政治威權」、「社會禁忌」，抑或「意象拼貼」等等舊有問題意識。往後，也足以邁向聚集、參與、社區、城市等更爲根本，甚至過往習而不察的場域精神問題，反而持續維繫了臺灣咖啡館與小劇場在歷史中持續浮現。

（三）面對面消費

縱使咖啡館與小劇場皆是消費行爲，但並非因此就失去叛逆的可能。相異於傳統鏡框劇場的空間設置，咖啡館的空間顯得親密且自由。咖啡館裡不需要按座位號碼入座，而事實上也沒有固定不動的觀眾席或舞臺區，觀眾可坐可站，其精神較傳統鏡框劇場隨興。

咖啡館親密又自由的氛圍，早在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1962）便已詳細

論述。咖啡館讓陌生人得以聚集。在哈伯瑪斯等歐洲學者的論述中，公共領域最初的理想類型就是18世紀在英法德等國的咖啡店，聚集了來自布爾喬亞、貴族階級、知識分子，討論主題多樣包括文學、藝術以及政治社會。所謂自由社會的公共領域，即在以文學藝術為中心的公共活動場所基礎上，逐漸形成。臺灣的咖啡館空間歷史，雖然不同於哈伯瑪斯所描述的英法德等公共領域理想類型——沒有自己辦報，也沒有什麼不分階級的背景，但其提供一個小型的公共聚集空間，甚至以藝文為中心形成活動的特質，卻是類似的。高宣揚分析1970年代前後的臺北咖啡館特色：「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臺灣知識份子中的菁英人才也喜歡在這裡聚集於咖啡館內，使這裡的咖啡店，也具有歐洲早期文化沙龍的特色。」（高宣揚2002:170）臺灣咖啡館，的確也如同哈伯瑪斯所觀察到的，與藝文活動的關係密切。

這種文化沙龍的情調，進而成了1990年代缺乏正式表演場所，又需要演出空間的小劇場另一個選擇。在紀錄片導演林靖傑眼中，1990年代臺灣劇場最令人懷念的風景，最生猛的看戲場所就是「甜蜜蜜」：「當時一天演兩場，連續演兩週，都是全新的戲，非常可觀。每天演出結束後，大家就坐在一起喝啤酒討論到半夜，一言不合還會打架〔…〕那是盛世。那股旺盛的能量，超過當時其他劇場。」（鄒欣寧2011: 126）「甜蜜蜜」雖在1995年4月改名為「臺灣渥克咖啡劇場」，但仍習慣稱之為「甜蜜蜜」。外表是白綠色的義大利餐廳，在這裡看表演，費用其實不高。有吃有喝，端坐在椅子上看戲的費用才150元（周美惠1995/09/30；蔡繼文1995/10/07）。每一次演出總是各大報藝文版新聞，並不難在報端上看到相關的報導。翻開1995年第一檔節目，由一個法國男人和一個法國女人，聯合獻演〈一對戀人在臺灣的蜜月旅行〉，接著是臺大話劇社、臨界點、人型藝術、黑面團、鴻鴻、河左岸、盧慈穎，甚至臺南那個劇團〈從無形的門敲打至有形的房間〉。隔年，則從通俗文化「漫畫」尋找靈感，包括陳梅毛、臨界點楊雲舒、臺灣渥克阮聞雪、民衆劇場田玉文、大劇團馬照琪、那個劇團、華湘如、閻鴻亞、以及金枝演社（紀慧玲1996/04/17）。

看著洋洋灑灑的演出名單，不僅小劇場前輩、新秀輪番上陣，充滿戲耍玩鬧的氛圍，而且已將政治戒嚴等時代主題，遠遠拋開。顯而易見，甜蜜蜜咖啡的合縱連橫，當然不是唯一的特例。至少，就臺灣小劇場的脈絡而言，若再加上1996年前後開幕的堯樂、魯蛋和B-Side Pub，皆是廣義上體現小型商業空間與小劇場之交集的指標性空間。魯蛋當時主推自己成為說唱曲藝的據點，而B-Side則仿臺灣渥克模式。每周推出新節目，還籌辦了「女節」，被認為是女同志代表作的魏瑛娟〈我們之間心心相印〉（1996）首演即是在此。「我們則希望B-Side能提供另一種自然，看完戲，大家一起搬搬桌椅、燈光重調、重新放開音樂、一起跳舞、音樂也是喜歡戲劇的人的一種喜歡，可以很自然地有交往、交集，這種交集或許能成為一種引子、一種媒介，聚集大家。」（轉引自阿鎖1995/10/06）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叛逆者的嘉年華會」往往因為實驗性的基進想像，或只是因為其挑戰或進步的姿態，而被許多媒體或評論大力讚揚。這也是目前談咖啡劇場仍須小心檢視、商榷的緣故。例如，咖啡館商業的特色是先天上的缺陷，其實遮蔽了一些我們值得探究的事實。誠如哈伯瑪斯自己的檢討，那些買不起一杯咖啡、從未有機會能力踏進咖啡館的人及聲音，仍為討論公共領域時最難被聽見的發聲。

相較於其他的非制式演出或排練空間，咖啡館仍是最能對大眾敞開之地。舉例言之，1980年代的「雲門舞集」曾在甘谷街租了棟房子當倉庫及訓練技術人員的教室，王友輝、蔡明亮等陸續來到這邊演出《房間裡的衣櫃》及《風景》；「屏風表演班」往往附設一個排練場兼小劇場（1988於興隆路）；邁入1990年代，王小棣也曾在民生東路社區大樓中，隔出「民心小劇場」（約1992至1996前後）；還有「河左岸小劇場」的承德路公寓裡的褊褊米空間（約1992至2000前後）、「臨界點劇象錄」的民樂街排練場（約1995至2004）等等。這些小型的演出場地，的確也提供創作者養分，凝聚並且傳承了各式各樣的表演樣貌。在許多層面與本文所討論的咖啡館，有著類似影響力，而相異之處則是這些排練場仍是劇場專屬，並不是如同咖啡館讓陌生人得以聚集。

一方面，如同鴻鴻所言，小劇場創作者更偏好咖啡館等「非表演場所」，著眼於創作上得以徹底改變觀眾和演員的既定關係。另一方面，逐漸塑造出一批習慣窩在咖啡廳這種不專業的場地看表演的觀眾及創作者。這並不是靠加入劇團或團練形成的，而是在咖啡館文化沙龍的公共活動場所的基礎上，逐漸形成。此種觀演互動的親密感沿續到了2010年「超親密小戲節」，其主要訴求咖啡館仍是藝文人們聚集的角落，雖然氛圍已從「生猛」、「旺盛」轉為在街坊巷弄之間散步。「超親密小戲節」策劃人石佩玉闡述：「挑選了臺北城市裡迷人的藝文小角落，從師大、永康街、以及公館商圈中，挑選了數個喜好藝文的人們經常聚集交流的咖啡店、書店等生活空間〔…〕你會發現，到平常看書喝咖啡的地方看表演，原來是這麼獨特的感覺」（飛人集社劇團2010）。這一路在咖啡館中的劇場變化，或從1993年的「甜蜜蜜」至今，橫越近20年的時間。小劇場與小咖啡館之間，借用劇評家的文字描述，仍存在著一股「藝術家自在悠哉，『和』在一起的氣氛」（鄒欣寧2011: 126）。

三、美學與消費的競逐辯證

行文至此，已把小型消費空間與小劇場精神在咖啡館中聯繫起來。但那些具生命力的論述，卻也被另一股更濃厚的不確定與茫然感環繞。這種對於小劇場發展充滿不確定且整體悲觀的氛圍，跨越整個1990年代的報紙標題：〈九〇年代小劇場的危機或轉機〉（鍾明德1992/10/06）、〈臺灣小劇場前途茫茫〉（黃富美1996/05/06）、〈小劇場將何去何從？〉（周美惠1996/09/02）、〈小劇場熱況如夢幻泡影〉（賴廷恆1999/07/28）、〈小劇場掙扎〉（郭士榛2000/02/14）。當時長期關心臨界點劇象錄等小劇場的，還有心理治療師及文化評論者王浩威，也寫下〈尋找自己觀的劇場〉（王浩威1994），都認為小劇場煽風點火的功能性已失，紛紛為小劇場尋求新的策略。抄錄一段典型的報導文字：

說起來，這與臺灣小劇場長年來一直標榜體制外抗爭有關，小劇場一直是反權威，走解構路線的，所以它拒絕主流、拒絕商業、拒絕所有可能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壓抑，這使它在面臨政府扶助、

補助、自己自足商業票房壓力時，自然出現了該不該接受、售票等疑慮。（黃富美1996/05/06）

換言之，本文至此的各種闡述，似乎已為1990年代披上一席亮麗光鮮的袍子，但在當時小劇場研究者及工作者眼中，卻已經「小劇場前途茫茫」，充滿不安回顧又頻頻嘆息：「以往小劇場作品或許製作粗糙，但至少尚有想法；現在製作不僅粗糙，連想法也沒了」（轉引自賴廷恆1999/07/28）。

然而，本文嘗試指出的是正是這些短命的價值。也許小劇場的票房也的確無法與大劇場相比，但小劇場所提供的小型親密共同體，更是大型制式表演較難獲得的相聚感受。小空間的小咖啡館也就這樣以親密感的連結，不斷消失或再出現。它也許會因為團員無力支撐或感情問題而解散，但並沒有因為大型商業力量的興起而衰退。甚至，搭著1990年代末全球化，臺灣的各式咖啡館才大量而廣泛地傳播開來，再以個性化的特質蔓延散佈。

為了顯示臺北咖啡館的在劇場史上的特殊位置，再引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轉型作為比較。1990年代，隨著各地咖啡館的開設蔓延，反而在消費中創造臺北咖啡館的文化，逐漸形成它異於哈伯瑪斯分析的英法脈絡。對於哈伯瑪斯來說，近世以咖啡館為代表的公共領域，為了擴大營運，不可避免地逐漸與具批判性的公共領域疏遠，理性話語的力量也就衰落與退化。但本文在此想指出，小、存在短暫、面對面消費這三種相互呼應的特質，反而維繫了臺灣咖啡小劇場，不致如同哈伯瑪斯所描述的公共領域逐漸沒落。

有一種常見的誤解，以為跨國大企業傾壓在地文化，只有透過抵抗大企業才能發展在地特色。但事實上，儘管未必所有臺灣咖啡館都受到影響。臺北咖啡館興盛與連鎖大企業在臺灣營運的時間點有著密切的起伏關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跨國連鎖的星巴克。1998年，星巴克在天母的開幕首日便創下單日20萬元以上的營業額（吳美枝2007: 153），彷彿從此小咖啡館毫無生存的可能。但真實狀況是，在廣大宣傳中，順勢帶起了不同經營模式的咖啡店文化。藝文咖啡館、個性咖啡館，各種咖啡館經營形式也如雨後春筍冒出，有了新的對抗或對話脈絡。這些個人咖啡館營運方向

不是朝著擴大或連鎖化，如上所述，小型商業雖然力量微弱，但在個人理想、面對面親密的潛力上，卻是大企業永遠無法所及：

對照星巴克霸權，這些小小咖啡館沒有雄厚的資本來建構品牌形象，也無法運用媒體力量來推銷自己，他們只能在城市的某個角落裡，發著微弱的光芒，等待消費者來發現、來介入。（吳美枝 2007: 154）

資本全球化中，臺北咖啡館的小劇場，正是因為其小而短命、朝生暮死得以一再折衝，而形成某種永恆的騷動。它超越一般商業求大求利潤的邏輯，基本精神不隨權威起舞。甚至，當一般人也都相當悲觀地認為，原有的公共領域在商業化後，提供時政批評的功能逐漸瓦解。小型商業空間反而成爲力圖叛逆的劇場與人們，某種彼此連結的角落。

基此，如果問1990年代小劇場場景與1970或1980年代有什麼差別？最大的不同就是小劇場終於開設自主獨立的空間，在空間裡結社聯歡。顯然，1990年代小劇場正在掙脫被政治戒嚴定型化的小劇場論述，以自己經營空間來呈顯自己的理想。

且不說這總括性的論點本身是可能過於簡單粗糙，本文因此也擔心在對小劇場與叛逆／商業這樣簡單的肯定否定中，使得當時創作者及後世研究者皆自覺或不自覺地，否定1990年代已然在商業脈絡中的小劇場，而且是頗爲特殊的小型咖啡館空間。更精確地說，叛逆／商業這樣簡單的肯定否定中，也容易使得叛逆挑戰精神被檢視和質疑。例如，爲了鞏固和個人資本累積，藝術家得依賴藝術機制的運作，長期的累積對應特定的批評術語。這樣的依賴及對應容易遭致借用叛逆之名，遂行文化資本累積之實。

但短命的咖啡館爲這樣的批評解了套。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動態基礎上，雖然我們還不必過早下論斷，但小咖啡館的消失，反而創造更多層次對話與倡議可能。1997年，當「臺灣渥克咖啡劇場」因陳梅毛當兵、起心動念收攤之時，很快又被各報藝文版不斷報導，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實是對此空間的不捨，而這不捨來自藝術家，並不是最終的獲利者。

若以更爲長遠的劇場史角度來觀察，那些在小型消費空間的作品，親

密又彼此聯盟的氛圍甚至改變了1980年代小劇場的氣質，在1990年代後半轉入更為專業且多元的創作模式。也因此，咖啡館的起伏不能不列入臺灣劇場空間史的研究對象，藉此我們才能看到空間變遷中，小劇場以其短命而蘊含的連結聚合能力。

儘管咖啡館與小劇場都起源於西方，但它們的結合卻形塑了臺灣劇場文化，並為未來的劇場指引途徑。它邀請我們凝視的與其說是地理空間上的消失之處，不如說是一塊又一塊小劇場思想與意識的未及之地。在本文語境中，「咖啡館」毋寧說是一個代稱指涉各種小劇場史的他者，也用來標示那些尚待考掘、細心品味的聚集空間與事跡。

在空間中，不同演出的互相觀摩或影響，也是過往小劇場論述存而不論的。此處再舉兩個值得回憶的例子。一是「甜蜜蜜」時期，羅悅全如此形容：「經常出入『甜蜜蜜』的客人，多半是帶點左派精神的前衛藝術、劇場、影像和音樂工作者。這裡的音樂演出者，如零與聲解放組織、濁水溪公社、王福瑞、Jobi Kobi，很早就開始認真思考創作這回事，雖然樂器演奏技術一直都不怎麼樣，但演奏技術也不是他們關心的事。」（羅悅全n.d.）這些人在「甜蜜蜜」製造的音樂，被認為有別於西方搖滾，發展出臺灣本土龐克和本土噪音的開端。另一個，不斷在臺灣獨立音樂上被提起的例子是臺灣渥克接手後，來自《破報》團隊的「另翼岸譜」與渥克合辦了一個月的「自己搞歌」活動。不僅有雷光夏、史辰蘭、王昭華等歌手，「交工樂隊」的前身「觀子音樂坑」及香港黑鳥郭達年也在表演團體之列。而這一系列活動的某個周末，正好跟敦南誠品在仁愛路上的搬家活動撞期，《破報》還出了一系列報導，將這周末的對衝比擬為象徵城市資本兩極端的革命。由於觀眾參與人數懸殊，最後在一篇〈暗地發聲與堂皇街道—渥克與誠品〉中自承落敗：「但是，這個象徵空間的革命，在空間象徵的霸權底下，仍然慘敗。反觀誠品，以文化資本和空間有利性一舉收編了原在各處博鬥的萌生的、象徵空間裡的文化種子。」（黃小茜1995/10/05）看到羅斯福路小巷中的渥克及破報慘敗在仁愛路敦南誠品霸權象徵之下，彷彿看到劇場的興衰變化，甚至是1990年代的美學品味、社會記憶。縱使曇花一現，但仍為臺北小劇場的歷史闢出了一條綿延的河道。

從「甜蜜蜜」開設、轉手、消失至今，咖啡館與小劇場團體數量都大增，也因此咖啡館內的演出已經從單獨店家到「超親密小戲節」的分區串連，而咖啡館本身的裝潢也是從破爛到溫暖。「臺北藝穗節」的出現，更是有策略地容納更多不同的合作空間和模式，亦加強了演出場地的多樣性，使得咖啡館在臺北小劇場中越來越活躍。劇場讓分離的個體隨時自由地聯合起來，而這也就是本文所持有的方案，堅定地認為，小劇場與咖啡店的結合，擁有讓人聚集並面對面分享訊息之公共領域特質，具有自我反思性的本質。其所能發揮的作用潛力，不只是商業經濟的一部分，也是藝術美學轉向的觀察場域，而這來自各方、面對面的反思，才足以凝聚力量，不畏懼、從容或者決裂地應對從上而下的文化治理。縱使過往研究者從未輕忽空間的重要性，但卻極少注意小劇場進入小型商業空間上的意義。基此，本文希冀勾勒的是一種文化認識上的空缺，並試圖從政治及美學的批判層次推向攸關文化治理與具體生活反省的層次。

四、小結

自1980至1990年代，再到21世紀，相對於制式舞臺，對於小劇場一心要展示不順從的精神，小型咖啡館的空間具有具體化和真實化的作用。其次，到小型咖啡館消費可以標示一種差異和區分。雖與速食店等皆被視為西方現代的空間，但有別於那些連鎖店，小型咖啡館讓人感覺到一種親密自由，加上現代城市空間，造就了以「甜蜜蜜」為代表的咖啡館，異於英法咖啡館的發展脈絡。其三，短暫的聚集和不斷對話是這份關係的核心。小咖啡館具有一種能力，縱使存在時間短暫，仍能聚集、泥沙俱下似地把精神反映、迴響到社會。如此特質，讓咖啡館空間足以承繼1980年代的叛逆與抵拒，也能轉化劇場演出模式，以及多方匯聚人群的一系列改變。更重要的是，它引來了一場徹徹底底的文化轉型：小劇場的永續價值就在於短命，且並不需要掙脫消費及商業行為的事實。

但必需警醒的是，隨著政府政策力量的轉型，小劇場如何在專業化的趨勢中，面對自身不斷消長的特色，創造游擊又叛逆的文化價值。1990年

代的臺灣劇場，除了爭論不休的小劇場與商業劇場的分野，另一個試圖保持超然卻真正影響深遠的是文化政策。諸如1996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成立，越來越成熟的補助機制及目標明確的文化推廣，非常巨大深遠地影響著劇團的成立與運作。隨著補助成長，小劇場書寫企劃案營運得宜、日趨穩定，甚至也累積出獨特的文化情調與味道。於是，探究當代小劇場的價值，究竟可以做出怎樣的貢獻，實為本文寫作的主要動機。

若本文對於咖啡館的小、短命、面對面提供了一些對於1990年代小劇場精神的正面補充，那麼更需要反省的，或許應該是：相較於大型資本主義的張揚，文化政策的補助與約束頗為幽微不顯。在激起對話的功能上，臺灣小劇場顯然是昔勝於今，浪頭小了很多。意即，若我們仍把臺北小劇場當成一個抗衡正統意識型態、正統的經典及國家權威的場域，那麼只有以更新的態度思考小、短命及面對面親密，始能突圍。

在為「小」尋找價值過程中，透過小劇場與小咖啡店的互動與對話，面對自身不斷消長的特色，創造朝生暮死又前仆後繼的文化價值，吸收不同取徑的叛逆性驅動劇場創作與研究，將是值得樂觀期待的方向。如果我們能看到空間中的不同演出、不同形式的特點，或許才能再度照見同一空間中的彼此。換言之，如果小劇場能使他人在咖啡館相遇、持續賦予空間新意義，那麼我們也將可以共同存在的事實，持續互動。從更廣大的現實來看，叛逆可能在當代社會以不同劇種或表演形式中被具現——臺灣各種的戲曲、偶戲、社區劇場、原住民祭儀等，並不侷限於小劇場，而是滲透並出現在各種日常空間的能量。往昔不同脈絡的表演方式，也隨著咖啡館到臺灣各鄉鎮開設，或許有了新的親近途徑。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作者不詳〉（Anonymous）。1987/9/04。〈戲劇午夜場下旬開鑼〉“xiju wuyechang xiaxun kailuo” [Drama Midnight Show Opens Second half of the Month]，《聯合報》*Lianhebao* [*United Daily News*]，第12版〔Page 12〕。

- 王志弘 (Wang, Chih-Hung)、高郁婷 (Kao Yu-Ting)。2019。〈臺北市藝文場所轉變的空間政治：基礎設施化的視角〉“Taibeishi yiwu changsuo zhuanbian de1 zhengzhi kongjian: jichu sheshihua de shijiao” [Spatial Politic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 and Culture Venues in the Taipei City: An Infrastructurization Perspective], 《地理研究》 *Dili yanjiu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70(1): 1-30。
- 王志誠 (Wang, Zhi-Cheng) 紀錄整理。1989/04/27。〈重審小劇場〉“Chongshen xiaojuchang” [Revisiting the Little Theatre], 《中國時報》 *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23版 [Page 23]。
- 王威智 (Wang Wei-Chih)。2010。《臺灣小劇場論述研究——翻譯現代與想像國族》 *Taiwan xiaojuchang lunshu yanjiu: fanyi xiandai yu xiangxiang guozu [Discourse on Little Theatre in Taiwan: Translating the Modern and Imagining the Nations]*。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xiju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M.A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Drama and Theat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王浩威 (Wang Hao-Wei)。1994。〈尋找自己觀眾的劇場 (上)：評《亞洲的吶喊》一書兼談臺灣小劇場的策略問題〉“Xunzhao ziji guanzong de juchang (shang): ping yazhou de nahan yishu jiantan Taiwan xiaojuchang de celue wenti” [In Search of a Theatre for Your Own Audience (Part 1): A Review of Asia's Scream and a Discussion of the Strategic Issues of Small Theatre in Taiwan], 《表演藝術》 *Biaoyan yishu [Performing Arts Review]* 24: 84-85。
- 王墨林 (Wang Mo-Lin)。1994/12/31。〈小劇場自邊緣出走〉“Xiaojuchang zibianyuan chuzou” [Small Theatre on the Verge of Leaving], 《中國時報》 *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44版 [Page 44]。
- 。1996。〈小劇場的成長與消失——小劇場史是一場「表演」或是一場「運動」？〉“Xiaojuchang de chengzhang yu xiaoshi: xiaojuchang shi shi Yichang ‘biaoyan’ huoshi Yichang ‘yundong’” [The Growth and Disappearance of Small Theatres: Is the History of Small Theatres a “Performance” or a “Movement”?], 《臺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6臺灣小劇場》 *Taiwan xiandai juchang yantaohui lunwenji: 1986-1996 Taiwan xiaojuchang [The Modern Theatre in Taiwan Symposium Proceedings: Small Theatre in Taiwan 1986-1996]*, 吳全成 (Wu Quan-Cheng) 主編, 頁101-107。臺北 (Taipei)：文建會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 吳美枝 (Wu Mei-Zhi)。2007。《臺北咖啡館：人文光影記事》 *Taipei kafeiguan: renwen guangying jishi [Taipei Café: A Human Light and Shadow Story]*。臺北 (Taipei)：臺灣書房 (Taiwan Classics)。
- 李世明 (Li, Shi-Ming)。1996。〈小劇場與社會運動——臺灣1979-1992〉

- “Xiaojuchang yu shehui yundong: Taiwan 1979-1992” [Small Theatre and Social Movements - Taiwan 1979-1992], 《臺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6臺灣小劇場》 *Taiwan xiandai juchang yantaohui lunwenji: 1986-1996 Taiwan xiaojuchang* [The Modern Theatre in Taiwan Symposium Proceedings: Small Theatre in Taiwan 1986-1996], 吳全成 (Wu Quan-Cheng) 主編, 頁76-100。臺北 (Taipei) : 文建會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 周美惠 (Chou Mei-Hui) 。1995/09/30。〈四流巨星藝術節在渥克新家登場〉 “Siliu juxing yishujie zai woke xinjia dengchang” [Four Streams Superstar Festival takes over in Walker’s New House], 《中國時報》 *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35版 [Page 35]。
- 。1996/09/02。〈小劇場將何去何從〉 “Xiaojuchang jiang hequ hecong”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small theatre?], 《聯合報》 *Lianhebao* [United Daily News], 第35版 [Page 35]。
- 周慧玲 (Chou, Katherine Hui-ling) 。2002。〈演出好不燦爛，說理真箇艱難？當代美學論述的失語症〉 [How Hard Can it be to Reason when the Performance is so Unglamorous? The Aphasia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Discourse], 《PAR 表演藝術雜誌》 *PAR Biaoyan yishu zazhi* [Performing Arts Review] 115: 20-21。
- 林克歡 (Lin Ke-Huan) 。2007。《消費時代的戲劇》 *Xiaofei shidai de xiju* [Drama in the Consumer Age]。臺北 (Taipei) : 書林出版 (Bookman Books)。
- 林其蔚 (Lin Chi-Wei) 。〈日期不詳〉 (n.d.)。〈現代性框架的邊緣或其外——謝德慶、謝英俊、黃姓塗鴉客、吳中偉、DINO與蔡繡如的生命創作〉 “Xiandaixing kuangjia de bainyuan huo qiwai: Xie De-Qing, Xie Ying-Jun, Huangxing tuyake, Wu Zhong-Wei, Dino yu Cai Xiu-Ru de shengming chuanguo” [The Frame of Modernity and Beyond: The Lifework of Hsieh Teh-ching, Hsieh Ying-Chun, Wu-Chong-Wei, Graffitist Hwang, DINO and Tsai-Show-Zoo]。Retrieved from: <http://www.linchiwei.com/archives/1777/> on June 30, 2020.
- 林淑玲 (Lin, Shu-Ling) 。1987/1/26。〈舊情綿綿餐廳違建即將被拆〉 “Jiuqing mianmian canting weijian jijiang beicai” [“Jiuqing mianmian” restaurant is about to be demolished], 《中國時報》 *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7版 [Page 7]。
- 阿鎖 (A, Suo) 。1995/10/06。〈B-SIDE重新出發〉 “B-side chongxin chufa” [B-SIDE Restart], 《破週報》 *Pozhoubao*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6: 9。
- 哈伯瑪斯 (Habermas, Jürgen) 著, 曹衛東 (Cao Wei-Dong) 等譯。1999。《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Gonggong lingyu de zhuanxing*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上海 (Shanghai) : 學林出版社 (Xuelin chuabanshe)。

- 姚一葦 (Yao, Yi-Wei) 。1994。〈後現代劇場三問〉“Houxiandai juchang sanwen” [Thre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ostmodern Theatre]，〈中外文學〉 *Zhongwai wenxue* [*Chung-Wai Literary Quarterly*] 23.7: 6-11。
- 紀慧玲 (Ji Hui-Ling) 。1996/04/17。〈開發漫畫小劇場臨場經驗〉“Kaifa manhua xiaojuchang linchang jingyan”，〈民生報〉 *Minshengbao* [*Min Sheng Bao*]，第14版 [Page 14]。
- 飛人集社劇團 (Flying Group Theatre) 。2010。〈2010超親密小戲節〉“2010 chaoqinmi xiaoxijie” [2010 Close to You Festival]。Retrieved from: <https://closetoyoufestival.com/history/?p=718> on Mar. 27, 2020.
- 夏鑄九 (Hsia, Chu-Joe) 。1995。《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1987-1992》 *Kongjian, lishi yu shehui: lunwenxuan 1987-1992* [*Space, History and Society: Selected Essays 1987-1992*]。臺北 (Taipei)：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Taishe)。
- 徐崎青 (Xu, Qi-Qing) 紀錄。1998。〈臺北市小劇場表演場地總體檢座談會〉“Taibeishi xiaojuchang biaoan changdi zongtujian zuotanhui” [Taipei City Small Theatre Performance Venue General Inspection Seminar]，〈臺北畫刊〉 *Taipei huakan* [*Taipei Pictorial*] 356: 25-29。
- 馬森 (Ma, Sen) 。1984/07/12。〈小劇場終於出現了〉“Xiaojuchang zhongyu chuxian le” [The Small Theatre Scene is Finally Here]，〈中國時報〉 *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第8版 [Page 8]。
- 高宣揚 (Gao, Xuan-Yang) 。2002。《流行文化社會學》 *Liuxing wenhua shehuixue* [*Sociology of Popular Culture*]。臺北 (Taipei)：揚智 (Yang-Chih Book)。
- 郭士榛 (Guo Shi-Zhen) 。2000/02/14。〈小劇場掙扎〉“Xiaojuchang zhengzha” [Small Theatre Struggle]，〈中央日報〉 *Zhongyang ribao* [*Central Daily News*]，第20版 [Page 20]。
- 游崑 (You, Wei) 。2014。〈地下與主流文化場域的交鋒——吳中煒與九〇年代破爛視聽〉“Dixia yu zhuliu wenhua changyu de jiaofeng – Wu Zhong-Wei jiuling niandai polan shiting”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Underground and the Mainstream: Wu Zhong-Wei and the Ragged Audiovisuals of the 1990s]，〈藝術家〉 *Yishujia* [*Artist Magazine*] 470: 212-19。
- 黃小茜 (Huang, Xiao-Qian) 。1995/10/06。〈暗地發聲與堂皇街道——渥克與誠品〉“Andi fasheng yu tanghuang jiedao – woke yu chengpin” [Dark voices and grand streets - Walker Theater and Eslite]，〈破周報〉 *Pozhoubao*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6: 5-6。
- 黃富美 (Huang Fu-Mei) 。1996/05/06。〈臺灣小劇場前途茫茫〉，〈中央日

- 報》*Zhongyang ribao* [Central Daily News], 第7版 [Page 7]。
- 鄒欣寧 (Zhou Xin-Ning)。2011。〈林靖傑 用電影和劇場 抵抗遺忘〉
“Lin Jing-Jie yong dianying he juchang dikang yiwang” [Lin Jing-Jie: Fighting Forgetfulness through Film and Theatre], 《表演藝術》*Biaoyan yishu* [Performing Arts Review] 223: 126-127。
- 蔡繼文 (Cai, Ji-Wen)。1995/10/07。〈家族party何處去?〉“Jiazhu party hechuqu?” [Where to go for a family party?], 《中國時報》*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35版 [Page 35]。
- 蔣勳 (Jiang, Xun)。2004/7/30。〈登琨艷 蜉蝣建築〉“Dengkunyan fuuou jianzhu” [Dunkunyan Mayfly Building], 《中國時報》*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E7版 [Page E7]。
- 盧健英 (Lu, Jian-Ying)。1991/08/01, 05, 08, 09。〈小劇場死了嗎?〉
“Xiaojuchang sile ma?” [Is the Little Theatre dead?], 《中時晚報》*Zhongshi wanbao* [China Times Express], 第16版 [Page 16]。
- 賴廷恆 (Lai, Ting-Heng)。1999/07/28。〈小劇場熱況如夢幻泡影〉
“Xiaojuchang rekuang ru menghuan paoying”, 《中國時報》*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11版 [Page 11]。
- 鍾明德 (Zhong, Ming-De)。1992/10/06。〈90年代小劇場的危機或轉機〉“90 niandai xiaojuchang de weiji huo zhuanji” [Crisis or Turnaround in the Small Theatre of the 1990s], 《中國時報》*Zhongguo shibao* [China Times], 第37版 [Page 37]。
- 。2018。《臺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Taiwan xiaojuchang yundongshi: xunzhao linglei meixue yu zhengzhi* [History of the Small Theatre Movement in Taiwan: A Search for Alternativ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臺北 (Taipei)：書林 (Bookman Book)。
- 鴻鴻 (Hong, Hong)。1996/03/09。〈重審小劇場定義〉“Chongshen xiaojuchang dingyi” [Revisiting the Definition of a Small Theatre], 《工商時報》*Gongshang shibao* [Commercial Times], 第28版 [Page 28]。
- 羅玉蓓 (Luo, Yu-Bei)。1989/12/10。〈明星咖啡屋的最後一夜浪漫〉“Mingxing kafeiwu de zuihou yiye langman” [Last Night Romance at Celebrity Coffee House], 《聯合報》*Lianhebao* [United Daily News], 第14版 [Page 14]。
- 羅悅全 (Luo, Yue-Quan)。〈日期不詳〉(n.d)。〈自己的歌在哪裡唱? 獨立樂團的展演場所〉“Ziji de ge zai nali chang? duli yuetuan de zhanyan changsuo” [Where to Sing Your Own Songs? Independent Band's Showcase Venue]。Retrieved from: <http://jeph.bluecircus.net/archives/34> on June 30, 2020.

二、英文書目

- Dobbs, Matthew, and R. T. Hamilton. 2007. "Small Business Growth: Recent Evidence and New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and Research* 13(5): 296-322.
- Fiske, John.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ammann, Eva-Maria, André Habisch, and Harald Pechlaner. 2009. "Values that Create Value: Socially Responsible Business Practices in SM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erman Companies,"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18(1): 37-51.
- Hultman, Johan, and Erika Andersson Cederholm. 2010. "Bed, Breakfast and Friendship: Intimacy and Distance in Small-Scale Hospitality Businesses," *Culture Unbound: Journal of Current Cultural Research* 2(3): 365-380.
- Hurst, Erik, and Benjamin Wild Pugsley. 2011. "What Do Small Businesses Do?,"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1(2): 73-118.
- Morley, Davi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Ram, Monder, and David Smallbone. 2002. "Ethnic Minority Business Policy in the Era of the Small Business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2): 235-49.
- Reijonen, Helen. 2008. "Understanding the Small Business Owner: What They Really Aim at and How this Relates to Firm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in North Karelia, Eastern Finland," *Management Research News* 31(8): 616-629.
- Robson, Paul J. A., and Robert J. Bennett. 2000. "SME Grow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Business Advice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on,"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5(3): 193-208.
- Tait, David, Stephen Castles, Katherine Gibson, Jock Collins, and Caroline Alcorso. 1989. "Understanding Ethnic Small Business: A Case Study of Marrickvil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3): 183-198.
- Trasorras, Rene, Art Weinstein, and Russell Abratt. 2009. "Value, Satisfaction, Loyalty and Reten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Marketing Intelligence and Planning* 27(5): 615-632.
- Zaret, David. 1992. "Religion, Science, and Printing in the Public Spher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J. Calhoun, pp.212-235.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